

通

河東先生集卷第七

釋教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衡山也在衡州按塔銘和

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葬以十月其年秋公方調藍田尉此碑及塔銘皆同時作

乾元元年某月日乾元肅宗年號皇帝曰予

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

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儀謂惟茲嶽上

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

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周武王封文王弟號叔於西號平王東遷奪號叔之地與鄭武公求號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癸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為字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此即前碑所云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也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

欵欣踴

欵音希

如獲肆宥

此即前碑所云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

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以至也

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

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

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群經則理得其深

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

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

與以為茲塔礮石峻整植木蓊茂

蓊草木盛貌。蓊烏

孔切又音翁

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

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

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

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

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

闡兮聖言揚

闡齒善切

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兮記崇

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公嘗作南岳彌陀和尚碑

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名

其居曰般舟道場與此碑合按碑云前永州司馬貞外置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鴻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左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眾凡歲千

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

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

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碑本作廓

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碑本無長跪二字不衡不

倚碑本無不倚二字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

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

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本作斬林莽

剉巖巒山小而銳曰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說文

可東卷七 五 齊美堂

廡堂下周屋廡音武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

方顛念佛三昧者顛音專必由於是命曰般舟

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

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研本處作又三十七年

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

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

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揣聚貌揣徒官切覆薦服

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

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

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

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

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

師是嗣增濬道源度眾逾廣大明羣昏乃興

毗尼微密是論盧昆切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

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

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

祁祁貌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垠岸也垠言

銀^音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
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
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
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
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
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
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
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
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
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
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
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
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厓無染
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
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

潭州為大姓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
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
焉於是從峻洎倂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
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
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
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
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以史考之乾元肅宗
即位之三年載廣德代
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
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則大
明寺始立於廣德為信當是乾元字又命衡
誤矣一本於此特曰某年疑之也

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

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

執巾匝左氏傳奉匝沃盥注匝沃盥
器也○匝音移又演爾切奉杖履

為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

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

以加也說文灑夷曠
也○灑音浩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

衡山有五峯
祝融其一也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

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

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
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山是曰麓麓音鹿洞庭南裔
裔音未也○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裔音曳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窳穿地也窳音釗其於用碑不
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
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
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
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

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
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
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
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
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
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
公胄侍郎令狐公峘史已上六人皆有傳或師或友齊
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
大人編冠素舄說文編鮮色舄履也來告曰

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
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
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
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没年一作
未既没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
銘塔石公曾姓曾子感切儿去儒為釋者三十一
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

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
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

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與大明師碑嘗謂

義今又謂觀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出世之士

若石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言未嘗形遇公而歎

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

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說文云

感祥春秋傳見赤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

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

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
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
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芳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
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
延靈變化兮迎大仙礪茲石兮垂萬年世有
壞兮德無遷

東吳韻靈

鵬枝壽梓

河東先生文集卷第七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秀實也字成

狀公元和九年在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

大曆十二年邠寧節

為涇州刺史

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

是歲正月以

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

王子晞為尚

書

晞子儀子時為左常侍

領行營節度使寓

軍邠州

子儀自行營入朝晞在邠縱士卒無

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

肆志竄取亂切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

嗾不嗾不足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萬甕

盞盈道上萬鼎屬盞盆也釜音輔正作鑪。萬音歷盞於浪切盈字一本作蔡。

與撒同讀如蔡蔡叔之本又作弃袒臂徐去字

一作把至撞殺孕婦人撞傳邠寧節度使白

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

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付一分公

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

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涇與邠州皆隸關內道甚適少

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

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

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

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壞音怪又胡怪切釀女亮切酒流溝中流一作留太尉列卒取

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說文云槊長矛也植市

門外晞一營大譟譟先同切盡甲孝德震恐

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
選老蹇者一人持馬說文蹇不能行也。蹇蒲結俾亦二切。至

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

甲也吾戴吾頭來矣邵太史曰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

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甲者愕因諭曰尚書

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

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

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

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

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

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

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

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

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

晞食晞晚食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

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

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析衛太尉旦俱至孝德
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
在涇州為營田官白孝德初為邠寧署涇大
秀實度支營田副使將焦令謏音忱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
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
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
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
求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

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血裂裳衣瘡

衣於既切

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

然後食

哺音逋

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

知淮西寓軍帥少尹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

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

說文赭赤土人

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

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

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

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

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隸郎計切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

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段公別傳云大曆八年令

蓋公之得於傳聞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

其實令謀不死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

原節度使召為司農卿戒其族過岐岐名山岐

音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泚此禮切及過泚固致

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

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

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

堂棲之梁木上之一字本無泚反四年十月詔涇

言率師救哥舒曜丁未出京城至漣水太尉

倒戈謀反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為師太尉

終庚戌泚殺秀實太尉諡忠烈吏以告泚泚取

視之一有其故封識具存識音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柳

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

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

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豳間豳后

稷所封。○釐音部。今本過真定北上馬嶺歷

亭鄣堡戍也。說文云鄣紀色堡。音保。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凶子切。又常

佺首拱手行步。行促。一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

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永州言信行直。備得

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

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

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

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

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又字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懷帝

號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西晉末。柳

純位平陽太守純子卓避永嘉之亂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濟南恐誤代

字一本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

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魯

公子伯展展孫司空無駭無駭生禽字李為魯士師食邑柳下謚曰惠因以柳為氏魯為

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還晉之解及太

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卓子恬西河太

太守憑子叔宗字雙鱗宋建威參軍叔宗子

世隆字彥緒南齊尚書令世隆子揆字文通

梁左僕射曲江穆侯揆子映映子奭奭子善

才善才子尚素尚素子慶休慶休子渾自卓

至渾十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柳元

一世也

叔宗已下南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

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

應機能斷音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

戚而內行著焉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

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畧章句之煩亂採

摭奧旨說文云摭拾也以知道為宗凡為文

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為用自始

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耽都含切注意鑽礪

也說文云鑽祖官切倦不知游息威不待覆楚

馥古切儒言雅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
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為釋可以
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
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一云從
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
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
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
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
矣譎說文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

百數公為之冠

音貫

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

之一舉上第

天寶元年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柳載中第十四人載後改名

渾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

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

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

至德中為江西採訪皇甫先判官以

信州都邑人罹凶害

罹遭也

靡弊殘耗假

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

周禮刑

重典

鋪太和以惠鰥寡

上古頑切毆除

物害

毆音

除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

無犯令尤茸之蠹

尤茸亂貌。尤音蒙。茸音如容切。蠹音妬。

宰制

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

市既庶而富廉耻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

塾學也。禮記家有塾。塾音孰。

里開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

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

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耻效以圭撮之任

括切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跡藏用

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

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

以代膏梁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

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拜監察御史公曰

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嘗好大

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作束非其志也以疾辭

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音奸

干宅本作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

與租庸使議復摧鐵推音及常平倉便宜制

置得以專任一作征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

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明年自左補闕除殿中侍御史知江

西租庸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

院事大曆三年以刑部侍郎魏少游為江時屬支

西觀察使少游表渾為其府判官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

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

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

俾其風謠頌聲謠音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

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

拜袁州刺史十二年拜公於是酌古良牧之

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

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

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

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

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

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十四年五月

舍人崔祐甫平章事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

崔薦渾為諫議大夫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一人分巡天下將舉其能政端于外

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

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

峭刻之文

峭七肖切刻音魁

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

江並海

並近也。並音並。並音並。上聲。

竟吳越之

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

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

文籍紀于秘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

有制去苛削之文何苛音而吏皆率法務弘大

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

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

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

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

江南呼欺曰捐家給音息

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篋訊問

榜音彭所以輔

弓弩又去聲四十三映北孟切進也管也張

教傳載貫高榜管數千又音榜木片也又音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拔

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

四年十月朱

徒行道終南山谷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

其子榜管之搜索所在渾步至奉天扈從至

涼州改左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

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

正元二年拜兵

伯縣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

署之汙賊平渾奏言臣向名為賊汚且載是

歲盜據淮許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方議討戮宰相以

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

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

慨言於朝曰慷下郎切是夫喋喋喋喋多言也喋音牒

銜玉而賈石者也說文銜行且賣也賈音古也銜高縣切賈音古

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

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知信也未幾

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襲

音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貞元三年正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登翊聖皇翊音巨翼

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

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謨于外用彰君

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

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旬服長

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

部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未幾而人謠

何東卷一

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
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
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
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
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
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
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
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漢書上問左丞
相勃天下有一歲
決獄錢穀勃不能對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
者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也上稱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
善勃大慙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
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
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
是冊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
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五月以侍
中渾瑊為
吐蕃清水會盟使兵部侍郎崔滄衡副之閏
五月辛未瑊與吐蕃尚結贊同盟于平涼是
日上視朝渾瑊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
日之事臣竊憂之瑊果為蕃兵所劫狼貝而

獲免漢衡以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上時
使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時
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訕音上未之善也

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

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

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

左右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

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

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玉

為帝作玉帶誤毀一鏽工不以聞私市佗玉
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

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殺人則已若委
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杖六

十請論如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
律詔從之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

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

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

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說文勒纏
也。勒音

的獻利屢中利一作謀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

議大用公以為胥徒雜類胥俗出自微賤負

可東

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

三年以果州刺史白

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史縱嘉

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

即日詔付外施行疾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

間因乞骸骨不許有耄忘之疾耄音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

罷知政事八月以右散騎貞元五年二月五

日薨于昌化里卒年五終於散地故褒贈不

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

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侃說文云剛故處心

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

誠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

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

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士以處其子

孫無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

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知足落落

如此夫其子恭父慈或添善行也拊循制理

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

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訐謨至忠

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

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
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文說
云隲定也升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
也。隲音質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
狀

諡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

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

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

殿正字宗元謹上諡法大行受大名

考之今所議諡
其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
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諡法未改謹按柳
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
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
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
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
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洽于人聽所以
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

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
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
其懿績布以愨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
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敕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

少監

某州某縣某年某里陳京年若干
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

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大曆元年京中進士第為太

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

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

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

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京娶常無子以從子

褒為伯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

嗣甚妻柳氏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

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

常舍人袞揚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

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

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

布獻焉泉布二錢名漢食貨志王莽即真天

曰貨右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二品並

行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

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

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

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

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

山仿佯而歸仿佯徙倚也。賦成果傳天下

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

博士舉疵禮說文疵病也。修墜典合于大中

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中

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德宗幸奉天

庚戌朱泚殺司農卿段秀實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

方居行官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

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

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

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告一作所上行罪已之道

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

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公曰天子加

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復是

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

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恟音凶公大呼曰趙需

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德宗還京以京為左

補闕貞元元年正月故宰相新州司馬盧杞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為饒州刺史

制出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凜

凜常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姦賊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

此國大事故以杞為澧州司馬上迎訪太后間

稍解壬戌以杞為澧州司馬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

帝之初立迎訪沈太后不得意且怠京密初
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
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
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一無字及公則否卓然
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
久矣公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
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
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京自博士獻議彌
二十年至貞元十
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
叙昭穆其獻祖懿祖附于德明與聖之廟每
禘祫年就本室饗之諸儒無昭陵山峻而高
復言帝賜京緋衣銀魚袋

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

也

說文輓引之也。輓武
遠切與挽同又音萬

謁于上請更之上

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
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
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
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
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貞元十四
年昭陵寢

殿為火所焚四月以宰相崔損為修奉陵使
獻昭乾定泰五陵名造屋三百八十間橋元
建三陵據闕補造昭陵占山上宮侍憚輓汲
乏請更其所宰相不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

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官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在集賢奏
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
而任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
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
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
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
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
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
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

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

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

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遂不用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

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十九年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郢吏部侍郎

鄭珣瑜同而以秘書命公帝疑京爲忌者中平章事

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所以示優之也公有

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

辭而其詁訓多尙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

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

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
國朝之故實鈞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
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
仲尼駕說者耶夫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
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
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
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朱雲請於
成帝曰願得上
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上大怒其孝類穎
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於公賜之食
考叔左傳隱三年鄭伯寘姜氏於城穎既而
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

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
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廉類公儀休史
記
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公儀休者魯相奉法循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
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
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而文以文之學
其它辭魚燔機事皆類是而文以文之學
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
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
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
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
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公前為集賢殿正字得公之遺

可更
十一

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
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
元狀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東吳韜
羽枝習粹

卷一